

区域实践

河南省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逻辑及推进路径

高亚麟¹, 杨欣然², 曹 曛¹

(1. 北京农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北京 102206; 2. 河南农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郑州 450002)

摘要: 持续实施数字乡村发展行动, 发展智慧农业, 有助于通过数字乡村建设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在要素资源分配不均的大背景下, 数字乡村建设是弥合城乡数字鸿沟的重要途径。基于多源流模型分析数字乡村建设路径, 再通过深入调研河南省3个典型数字乡村建设历程和现状, 具体分析不同乡村数字乡村建设的切入点, 总结不同地区、不同特点背景下乡村建设数字乡村的可行措施。

关键词: 数字乡村建设; 实践逻辑; 推进路径; 多源流模型

中图分类号: F32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1807(2025)11-0165-07

当前, 农业进入数字化发展时代, 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信息化程度不断提升的时代背景下, 数字乡村建设迎来更多发展机遇。数字乡村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一环, 在城乡全面发展和协调发展的背景下, 城市与乡村的数字建设同样重要。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指出, 持续实施数字乡村发展行动, 发展智慧农业, 缩小城乡“数字鸿沟”。“一号文件”旨在推动大数据、互联网与农村建设相结合, 推动城市资源向农村地区倾斜, 从而解决“三农”问题, 兼具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功能。综上所述, 数字乡村建设是“三农”发展的关键一环, 关乎城乡稳定发展, 是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途径, 借助信息技术的推动,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现已近在眼前。因此, 本文以3个典型数字村庄为切入点, 基于多源流模型分析政策制定复杂性的同时, 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进一步探讨河南省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逻辑及推进路径, 以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 推动城乡协调发展。

1 数字乡村建设实践逻辑的多源流分析

多源流理论认为政策系统中存在3种源流, 即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这3股源流彼此独立, 发生运作不受到其他源流影响, 但当3股源流在某个关键点汇合, 即打开“政策之窗”, 问题就会

被提上政策议程。

1.1 问题源流分析

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 得益于国家政策和各地创新措施的推行, 数字乡村成为科技力量助推农业发展的有力抓手及推动相对落后地区三产结合的重要途径。但在这个过程中, 一些影响数字乡村建设的问题也逐渐显露在大众视野。农户数字素养有限性与数字技术推广存在门槛的矛盾在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引起决策者的注意。具体来说, 首先农户数字素养的缺失影响数字乡村建设进程, 农户适应速度落后于科技更新速度。其次数字乡村建设的技术推广存在一定的技术鸿沟, 导致数字乡村建设成效慢, 自然影响到农户对数字乡村建设的积极主动性。

1.1.1 农户数字素养缺失

弱势家庭从数字素养中受益更多^[1]。但近些年外出务工浪潮兴起后, 村里只剩下留守儿童和老人, 农村整体的数字素养较低, 使得数字乡村建设这一目标浮于表面。若政策不能落到实处, 则数字技术难以发挥作用, 达不到预期目标。且数字素养属于文化层面, 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 无法在短期看到成效, 农户的自身数字素养提升缺少一定的主观能动性, 导致数字乡村建设投入的技术设施与农户接受能力形成鲜明的对比。农民自身的数字素养培育以及数字理念形塑是乡村数字治理发展

收稿日期: 2024-12-14

作者简介: 高亚麟(2002—), 女, 河南安阳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都市型现代农业; 杨欣然(1988—), 女, 河南郑州人,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通信作者曹曛(1977—), 女, 辽宁沈阳人, 博士, 教授, 研究方向为都市型现代农业。

过程的重要任务,而农民个体的数字素养水平不足也束缚了数字乡村发展的整体态势^[2]。数字乡村建设不仅仅是投入技术设施,还需要根据不同乡村的特点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数字乡村发展模式。若农户对数字乡村建设积极性不高,对技术改革抱有怀疑态度,后续依据实际情况建设数字乡村的项目必然会受到阻碍,不利于数字乡村建设的长远发展。

1.1.2 技术壁垒的存在

数字乡村建设离不开技术支撑,通过布局5G、物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有利于打通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数字大动脉^[3]。但新技术的应用具备一定的门槛,需要一定时间、专业人才的推广,不能很快让人们感受到其便利所在。例如,在数字化建设过程中,政府为了便利群众搭建的一系列政务小程序,目的在于让群众不出家门便可办妥大事小事,但是现实生活中农村的中老年人很难熟练掌握手机使用,只能简单使用手机接打电话,不能熟练操作平台、小程序,政务便民效果有待商榷。

基于以上分析,如何保证数字乡村建设进程与效果,真正提高农户数字乡村建设的积极性,这些现实存在的问题,推动数字乡村建设从大众化向特色化阶段推进,有利于找准数字乡村建设发力点,挖掘潜在动力。

1.2 政策源流分析

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引起政策制定者关注时,需要政策共同体提出政策建议及解决方案。河南省乘着数字乡村建设的东风,以数字乡村为导向,制定一系列数字乡村政策,积极听取专家学者的建议,这些不同主体从不同角度提出意见与建议,从而推动政策完善。

1.2.1 数字乡村的政策导向

数字治理作为河南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乡村建设是提高农村现代化水平、迈进“数字河南”的重要一步。表1显示,近些年,河南省先后出台一系列数字乡村政策。在促进农村信息化的同时,推动农村治理效能的提高。

表1 河南省数字乡村建设相关文件

时间	政策文件
2020年4月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农业信息化和数字乡村建设的实施意见》
2021年5月	《“一村九园”数字化建设规范(试行)》
2022年7月	《河南省省级数字乡村示范县工作方案》
2023年4月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实施意见》

从一系列政策文件可以看出,河南省政府对于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视程度。河南省作为农业大省,不同的农村各有发展特色,但政策制定的行动计划、实施意见较为宏观,落实到具体乡村时,往往会忽略其发展特色,不利于数字乡村建设的具体执行。因此需要考虑数字乡村建设的监管问题,在落实政策的同时追求创新,从实际出发,从模糊的政策中探索具体的实施细则。

1.2.2 专家学者的建议主张

在数字乡村建设政策议程中,专家、学者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各种会议、研讨会等形式提出相关建议,为数字乡村建设政策议程设置进行铺垫。2021年河南数字乡村建设推进会在临颖县召开。会议提出,全省上下要在统筹推进“五化”(城乡信息一体化、乡村产业数字化、乡村治理数字化、农民生活数字化、乡村数字产业化发展)上下功夫,确保用3~5年时间,创建60个以上数字乡村示范县。此次会议为漯河市数字技术发展提供契机,漯河模式的出圈为河南省其他地区发展提供新思路,带动周边地区数字乡村建设进程。河南省还举办农业博览会,扩大河南省农业发展平台。2023年,第六届郑州博览会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此次会议以“数字化 产业化 品牌化——河南特色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全方位展现河南省近些年农业农村成就,提高河南省农业品牌知名度,为河南省农业发展提供更多机会,增加河南省数字乡村建设发展动力。此外,河南省根据地方特色,听取专家建议,积极总结成功经验。例如,漯河市临颖县通过数字驱动、智慧引领,聚力打造数字农业农村先行典范;河南省通过举办相关会议,积极听取专家意见,结合地区发展特色,积极探索数字乡村建设新路径,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可行性。

1.3 政治源流分析

数字乡村建设受到国家意识形态、行政主体权力影响。政治源流站在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下考虑数字乡村建设存在的问题,但数字乡村建设不仅仅需要颁布相关政策,更需要找到适合本村的执行手段及执行人员,进而提出一系列公共问题,推动问题的解决,促进数字乡村建设配套措施的完善。

1.3.1 数字依赖的增强

数字乡村建设本意是便利农户,促进乡村发展,但是数字化与官僚化相结合导致数字依赖的出现。一方面,行政人员过度依赖技术手段传递信息,如通过微信群、小程序发布政策,来传递信息。

但是数字信息传递的基础是传播媒介得到大家的重视,若微信群、小程序等媒介并没有拥有一定受众,那技术化创新便失去为人民服务的意义。且由于科层制的行政惯性特征,基层治理会在治理形式上产生数字依赖,在行政人员进行工作处理和汇报上容易陷入材料、数据的文海之中^[4]。若基层政府相关人员一味依赖数字治理,忙于技术层面的开发,疲于应对数字平台的开发,忽视数字技术只是数字乡村建设的手段,将数字乡村建设简单化、大众化,为了数字化而数字化,数据资源难以有效整合和利用,形成“信息孤岛”现象^[5],将失去基层治理数字化治理的意义。

1.3.2 公共舆论的压力

数字乡村建设离不开农户的理解与支持,部分农户的守旧思想不利于数字技术的推广,且城乡收入差距使得乡村的人才、技术不断外流。人才是产业发展的第一资源^[6],数字乡村建设需要一定知识能力、创新能力的行政人员参与,但部分乡村缺乏这样的人才。短时间内培养需要的人才不符合实际,在追求实际成效的情况下,政府会倾向外部招聘,吸引外部人才进入乡村推动数字乡村建设进程。但是不同乡村存在一定的特殊性,一方面外来人员融入乡村需要一定的时间,另一方面村民对外来人员怀有不信任感,乡村建设缺乏人才支撑。若一味依靠国家政策强制推进,缺少群众的信任与认可,会导致数字乡村建设碎片化,难以真正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1.4 三流耦合:合力打开政策之窗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农户数字素养的缺失、技术壁垒的存在是政策议程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而政策源流则指出数字乡村建设的必要性及动力。数字依赖的增强与公共舆论的压力显现了数字乡村建设现实价值。3股源流相互影响,只有当问题、政策、政治3股源流在恰当的时机汇合时,“政策之窗”才会开启。2020年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农业信息化和数字乡村建设的实施意见》成为开启政策之窗的关键一步。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背景下,相关政策的出台可以规范数字乡村建设,将现代信息技术与农业农村发展实际实现深度融合,提高数字乡村建设的质与量。在一系列政策发布后,政策执行人员对此积极回应,助推问题源流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7]。最终在2023年4月,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布《河南省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实施方案(2023—2025

年)》,“政策之窗”顺利开启(图1)。这将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协调河南省数字乡村建设涉及的各个部门,为具体执行提供重要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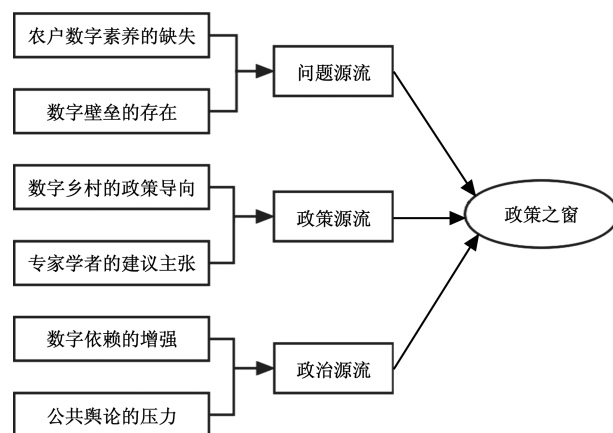


图1 数字乡村政策议程设置

2 案例分析

本文聚焦于河南省数字乡村建设,在全国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县和河南省省级数字乡村建设县中选取3个典型案例。为了研究的严谨性,运用一定标准选取鹤壁市浚县、漯河临颍县、南阳西峡县作为典型案例,理由如下。

案例地的农业经济发展提升水平具有典型性。鹤壁市防止因灾返贫致贫经验模式在全国推广。2021年由于自然灾害的影响,受灾最严重的浚县被中央农办和国家乡村振兴局挂牌。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鹤壁市浚县积极构建“八大体系”(协同高效组织指挥体系,精准识别动态监测体系,综合施策、精准落实的帮扶体系,灾后恢复重建与巩固成果、乡村建设有效衔接体系,特色鲜明、支撑有力的产业体系,提升技能、稳岗增收的就业创业体系,程序严格、稳慎精准的风险消除体系,党建引领、四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助推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高效落实。2022年底,浚县高质量实现摘牌,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2020年漯河临颍县入选全国首批数字乡村试点县,有更多资源与精力来探索数字乡村建设。南阳西峡县2023年国民人均生产总值位列全市第1。

2.1 医疗关怀赋能数字乡村建设——来自鹤壁市浚县的案例

2.1.1 基本特点

鹤壁市浚县的基本特点:①鹤壁市注重数字化应用场景的培育,加快推动数字化转型和延展应

用,浚县数字乡村建设有一定的科技支撑;②鹤壁市积极探索大数据在数字乡村建设中的作用,浚县被评为2022年全国县域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先进县。通过在村庄设置“鹤农码”应用专区,构建公共设施配套完善、服务资源集聚、数字化要素齐全的助农服务网络。浚县从医疗入手,探索科技赋能数字乡村的实践路径,推动数据互联互通,充分发挥信息价值,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数字乡村建设模式。

2.1.2 治理实践

河南省鹤壁市浚县以医疗为切入点,织起一张直通农户的“网”。近些年,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迁移到城市,人数减少,医疗设施需求也随之降低。由表2可知,近些年鹤壁市农村卫生机构需求量放缓,但一些中老年人留在农村,医疗服务仍有一定需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村卫生室近两年呈上升趋势。

表2 2016—2022年鹤壁市各级卫生机构数量

年份	农村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村卫生室
2016	1 185	1 299	1 086
2017	1 140	1 269	1 057
2018	1 137	1 267	1 056
2019	1 158	1 264	1 048
2020	1 219	1 372	1 092
2021	807	1 325	1 039
2022	853	1 361	1 083

数据来源:《河南统计年鉴》(2016—2022年)。

鹤壁市浚县积极探索网络化治理,充分发挥现有医疗资源,实现医疗资源最大化。鹤壁市以医疗需求为切入口,小病询问村医,急症快速转诊。以此为基础,村里细分群组,通过积分、奖惩等手段,让村民参与到村务管理中来^[8]。

浚县医疗网络主要分为3个环节:织网、铺开、连接。织网环节,浚县建大类手机群,将群众聚集起来,聚焦医疗救助,打通全县医疗资源,每村建立一个群,小病询问村医,村医无法解决时求助县乡村的医疗群,急诊三级联动,直通急救中心。实行民主管理,由村民大会商议奖惩规则,决定资源分配,通过医疗打通连接群众的网络,积极动员群众,推动公共资源向下赋能,乡村向上对接,推动社会治理数字化。

2.1.3 治理成效

2022年浚县脱贫村电子商务服务点实现全覆盖,推广“互联网+”电商模式,探索数字乡村建设。2023年3月,鹤壁市浚县、淇县成功入选全省第一批乡村建设示范县创建单位。鹤壁农业硅谷大数据中心承担了唯一的国家级农业“大数据发展重大

工程”,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农业行业云和大数据中心。建设运营的数字乡村网点覆盖全国15万个村,已形成全国最大的市场化运营的农村体系网络。鹤壁市聚焦于乡村治理方方面面,致力于将“鹤壁模式”推向全国^[9]。

2.2 产业融合打造“数字引擎”——来自漯河市临颖县的案例

2.2.1 基本特点

漯河市临颖县的基本特点:①地势平坦,土壤肥力较高,特别适宜农作物生长,是河南省农产品生产大县。②率先实施“5G+智慧农业”,产业链条较为完整,有一定的产业基础。临颖县的数字乡村建设作为该地一、二、三产业融合的诱因,推动辣椒产业智能化进程,助力产业链的延伸,打造数字乡村建设中产业融合发展的“数字引擎”。

2.2.2 治理实践

临颖县“5G+智慧农业”的实施实现了辣椒生产全过程智能、精准化种植和标准化管理,提高了农业自动化,可有效利用资源,提高农民收入,助力乡村振兴^[10]。该县积极发展“5G+智慧农业”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将5G、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运用于辣椒生长监控,对辣椒生长各个环节进行智能监控,对辣椒进行网络化、智能化管理。除了将数字化助力辣椒种植,临颖县还探索辣椒全产业链转型升级,以“建”“种”“管”“收”“加”“储”“销”“服”8大产业环节为核心,注重数字化种植区建设的同时,也关注精细化管理;在提高产量的同时,注重质量的提升。以农业为数字乡村建设的切入口,临颖县通过搭建数字乡村大数据平台,建立数据标准体系,运用移动通信、物联网等科技将农业生产从生产到销售的各个环节连接起来,实现农业、农村全覆盖、全领域的动态检测,解决农业生产的现实问题。为迎合当下农旅发展的热潮,临颖县积极建设现代化辣椒产业示范园,打造休闲观光、智慧种植为一体的智慧乡村名片。

2.2.3 治理成效

2020年10月临颖县被评为首批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县,不断探索促进农业发展新技术,“互联网+农业”加快融合,让智慧农业赋能乡村振兴。2022年,临颖县再获佳绩,荣获“中国数字辣椒之都”称号。目前已高标准建设近3万亩(1亩 \approx 667 m²)“5G智慧辣椒种植”示范区,实现辣椒生产全过程智能化决策、精准化种植、标准化管理,承办首届中国数字辣椒产业发展论坛,获评中国数字辣椒之都,全国唯一。

2.3 “数字孪生社会”助推数字乡村建设——来自南阳市西峡县的案例

2.3.1 基本特点

南阳市西峡县的基本特点:①乡村治理方式与治理手段的多元化。“书记信箱”“在线问政”“随手拍”等新兴治理手段开始普及,推动乡村治理从单方管理向双方互动转型。AI(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广泛应用,实现民情智能分析和精准风险防范。②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完备。西峡升级改造了电商公共服务中心,村级物流服务站覆盖率达72.8%,培育电商企业301家,跨境电商企业40多家。③作为河南省首批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地区,在数字资源的建设和使用方面具有优势。西峡县从社会治理角度出发,完善社会治理的多主体建设,助力乡村治理现代化,推动数字乡村建设进程。

2.3.2 治理实践

2020年10月,西峡县被定为国家级数字乡村试点县,2022年9月,河南省南阳市西峡县农业农村局与河南磐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正式签订《西峡县村振数字乡村平台项目合作协议》,村振平台正式落地西峡县。

具体而言,西峡县推进“数字孪生社会”主要分为5步。①科学规划平台架构,结合本县基层发展实际,设立角色权限和功能服务,兼顾多角色需求。推动各级干部、党员、群众全量迁移至“数字世界”,构筑“人联网数字孪生社会”,为构建社会治理新体系提供数字化基础支撑;②平台探索横纵数据共享,横向兼顾各个部门,纵向贯通多种角色,通过资源和治理重心的下移,实现信息传递的时效性。③通过便捷线上服务如“在线问政”“随手拍”等,畅通群众与政府之间的通道,实现双向互动,将各种惠农政策以更易理解的方式传达到基层,快速反馈各种社会矛盾,及时将矛盾化解在基层。④建立网络积分制体系。根据行为进行积分奖励,通过积分来激励激发群众积极性,充分发挥群众自治活力,助力构建共治、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⑤将经验复制推广,不断探索创新;完善多主体的乡村治理数字化运营模式,将社会与市场经验结合,为乡村治理数字化发展提供可复制经验。

2.3.3 治理成效

近年来,南阳市加快5G基站建设和网络部署,高质量建设配套产业基地。2022年初,全市已初步实现乡镇以上、农村热点区域5G网络基础设施全覆盖。同时,南阳智慧医疗建设一直走在全省前

列,电子政务服务平台建设和政务云建设有序开展,电子政务外网从市到县已实现全覆盖^[11]。

2.4 典型数字乡村建设的比较分析

随着数字乡村建设项目不断开花结果,河南从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过程中将持续注入新动能。本文主要从主要基本情况与治理实践两方面分析河南省特色数字乡村建设实践,在河南省数字乡村建设项目不断开花结果的大背景下,河南省各个地区依靠自身发展优势,找准发力点,建设数字乡村,打出数字乡村建设的名牌。不同地区根据自身实际,选择不同的发力点,治理媒介是各个地区数字乡村建设的抓手,治理内容主要针对现有问题与需求(表3)。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经济正加速重构经济发展模式,成为带动经济增长并引领产业转型的新引擎^[12]。河南省注重数字乡村发展,各地积极进行实践探索,从各个切入点调动农民积极性,尽可能将数字化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切实提高乡村现代化治理能力,用数字化工具切实提高农户的幸福感。

而多源流理论是指在政策分析领域中使用的一种理论模型,用于解释政策形成的复杂过程。作为一种决策方法,多源流理论在探究政策产生过程中,不仅关注决策主体,即将政策产生原因归结到政界这一主体上,而且从政策相关利益主体、政策产生的政治环境、社会环境等多方面探讨^[13]。多源流理论为政策分析提供了一种系统化的理论框架,帮助研究者理解和解释政策形成的复杂过程,有助于提高政策分析的理论深度和实践效果。

基于多源流理论分析数字乡村建设的措施,有助于理解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角色和相互作用,以及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复杂性,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更有效的决策支持,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取得更好的成效。

基于多源流模型路径探讨河南省数字乡村建设路径(图2),对不同主体切入点的案例进行分析,探讨在不同乡村的路径选择。具体而言,鹤壁市浚县

表3 3个村庄乡村数字治理比较分析

村庄	切入点	治理媒介	数字治理内容	治理动力
浚县	医疗救助	微信联络群	信息传递、诉求传达	问题驱动
临颖县	农业生产	数字乡村大数据平台	生长监控、品质管理	政策驱动
西峡县	社会治理	智能化平台	资源共享、矛盾化解	政策驱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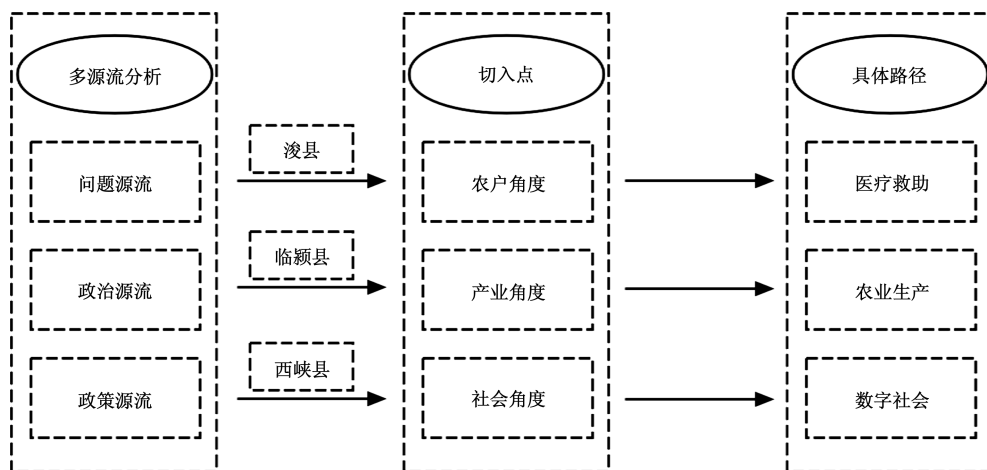


图2 理论分析框架

从问题源流入手,关注农户需求,注重医疗救助,以此作为数字乡村的切入点,织起一张直通农户的“网”。漯河市临颖县从政治源流入手,注重三产融合发展,将数字乡村建设作为农业产业链延长的契机,促进农业生产。南阳市西峡县从政策源流入手,注重社会管理数字化,注重乡村治理方式与治理手段的多元化,从乡村管理方面助力数字乡村建设。

3 结论

数字乡村建设涉及乡村方方面面,数字乡村建设切入点也不尽相同。本文3个典型村庄充分发挥本村优势,积极推动数字乡村建设。浚县利用微信群,关心村民身体情况,促进信息要素加速传播,推动医疗问题快速解决。临颖县通过乡村大数据平台,全过程监控辣椒生产,推动辣椒全产业链发展,从农业生产方面助力数字乡村建设。西峡县注重社会管理的数字化,借助智能化平台,将乡村矛盾化解在基层,从社会治理角度加快数字乡村建设。

尽管数字乡村建设没有统一的固定模板,但在不同的数字乡村建设经验下可以归纳出一些共有的路径。

(1)充分发挥农户数字乡村建设的主体作用。农户作为乡村的主人,在数字乡村建设方面发挥不可估量的影响,但目前农户缺乏一定的数字素养,对数字乡村建设积极性不足。且数字乡村建设有一定的技术门槛,农户不能很快适应一系列便民小程序,数据使用的烦琐进一步减少农户投身数字乡村建设的积极性。因此可以从农户关切的事情入手,建设数字乡村过程中注重农户自身利益提高,从不同角度激发农户投身于数字乡村建设热情,积极化解农户抵触情绪,激发农户主人翁意识,促进数字乡村建设的推进。

(2)充分发挥产业的积极作用。农业作为第一产业,在促进三产融合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产业融合可以最大限度地延长农业产业链,增加农业附加价值,推动农户增收、农业产值的增加。因此各个地区在建设数字乡村中,应发挥特色产业的角色,结合地区发展实际,找到该地区发展数字乡村的突破口。

(3)数字乡村建设的实施是一个多主体相互作用的、复杂的过程,要注重数字乡村建设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借助数字乡村建设的契机,将数据、信息、科技与社会民主管理结合起来,积极倾听民意,促进民主管理的同时,不断调整数字乡村建设的具体措施,使得政策实施更加契合本地区发展实际。

参考文献

- [1] ZHOU D, ZHA F, QIU W, et al. Does digital literacy reduce the risk of returning to poverty? evidence from China[J].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2024, 48(6): 102768.
- [2] 邹然. 社会智库参与乡村数字治理: 功能、困境和进路[J]. 科技和产业, 2024, 24(12): 136-142.
- [3] 张永恒, 胡娟, 许玮娴. 数字化驱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作用机制与实现路径[J].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24(11): 100-104, 224.
- [4] 吴雪倩, 周定财. 基于多源流理论的数字乡村建设困境及优化路径[J]. 决策科学, 2023(4): 44-51.
- [5] 詹国辉. 数字乡村治理: 何以失灵与何以破解[J]. 现代经济探讨, 2024(12): 116-124.
- [6] 魏文刚, 李洋. 逻辑·挑战·进路: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J]. 农业经济, 2024(10): 55-57.
- [7] 杨琪. 多源流框架下数字乡村标准化政策的议程设置[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23, 34(23): 176-178, 248.

- [8] 王汉超. 村户连网上村事放心上: 河南浚县探索网络化治理工作侧记[J]. 农村·农业·农民(A版), 2020(2): 34-35.
- [9] 李少杰, 李杨. 数字赋能乡村走出“中国标准”[J]. 人大建设, 2022(8): 28-29.
- [10] 红金. 河南临颖县发展数字农业的模式探索[J]. 现代农村科技, 2023(5): 15-16.
- [11] 郭双双, 渠元春, 秦扬扬, 等. 南阳市智慧农业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与建议[J]. 农业科技通讯, 2023(7): 4-5, 8.
- [12] 牛亚丽. 数字经济赋能南阳市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实现路径[J]. 农村·农业·农民(B版), 2023(8): 21-24.
- [13] 秦玉莹. 多源流理论视角下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议程设置分析[D]. 天津: 天津商业大学, 2020.

Practical Logic and Promotion Path of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in Henan Province

GAO Yalin¹, YANG Xinran², CAO Jian¹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Beijing 102206,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e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2, China)

Abstract: The ongoing implementation of digital rural development ac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agriculture are aimed at narrowing the “digital divid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rough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In the context of uneven distribution of factor resources,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bridge the digital divid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Based on the multiple streams framework, the path of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was analysed. Through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ree typical digital villages in Henan Province, the entry point of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in different villages was specifically analysed, and the feasible measur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digital villages was summarized in the context of different regions and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logic of practice; path of advancement; multiple streams framework